

續雲南備徵志

秦光玉 編纂
李春龍 點校

上

續雲南備徵志

秦光玉
李春龍

編纂
點校

上

雲南出版集團

雲南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續雲南備徵志：全三冊 / 秦光玉編纂；李春龍點校．—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17.8
ISBN 978-7-222-14122-3

I. ①續… II. ①秦… ②李… III. ①雲南-地方志-清代 IV. ①K297.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7)第 200640 號

出品人：趙石定

責任編輯：王 韜 高 照 鄭燕燕 柴 銳

裝幀設計：楊曉東

責任校對：王以富 霍 紅 周 彥

責任印製：洪中麗

續雲南備徵志（上、中、下）

秦光玉 編纂 李春龍 點校

出版 雲南出版集團 雲南人民出版社

發行 雲南人民出版社

社址 昆明市環城西路 609 號

郵編 650034

網址 www.ynpph.com.cn

E-mail ynrms@sina.com

開本 889×1194 1/32

印張 84.5

字數 1800 千

版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刷 雲南出版社印刷(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雲南新華印刷一廠

書號 ISBN 978-7-222-14122-3

定價 800.00 元（全三冊）

如有圖書質量及相關問題請與我社聯系

審校部電話：0871-64164626 印制科電話：0871-64191534



前言

續雲南備徵志是秦光玉先生繼雲南省賢達師荔扉（趙州（今大理）人，諱範，字端人，自號荔扉，又號金華山樵。範生而穎異，髫齡知學，讀書過目不忘，弱冠中甲午（清乾隆三十九年，即一七七四）科本省鄉試第二。自乙未（乾隆四十年，即一七七五）迄丁未（乾隆五十二年，即一七八七）六會禮闈，屢薦不第。丁未，膺挑例，以二等授劍川州學司訓，興學校，敦禮節，捐金以資諸生。後以軍功，授望江知縣，理州事，察奸靖慝，爲民除害，歲大饑，爲民請賑，凡有關民生國事者，莫不不求實用。卒於官，家無財。先生有異才，下筆千言立就，於書無所不窺。所著有滇繫四十卷，另有金華山樵前後集、二餘堂叢書等。滇繫、王樂山（詳見雲南備徵志點校本前言）雲南備徵志後編纂的又一部記載有關滇中掌故之作。

秦光玉，字璞安，別號羅藏山人，呈貢人。清舉人。生於清同治八年己巳（一八六九）六月二十八日，卒於民國三十七年戊子（一九四八）十二月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光緒九年癸未（一八八三），十四歲補縣學生員，壬辰（一八九二）考取經正書院高材生，癸巳（一八九三）舉鄉薦，兩試春官不第。光緒二十九年癸卯（一九〇三）任雲南高等學堂教習，翌年赴日本習師範兼考察學務。歸任雲南學務公所普通科科員、圖書科科長，教育官練習所所長，兩級師

範學堂監督兼教務長等職。辛亥（一九一一）革命後，歷任學政司圖書科科长、圖書館館長、教育司科長、巡按使署教育科僉事、輯刻雲南叢書處編纂、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省教育廳廳長、省政府顧問官。一九二七年後，復任圖書博物館館長、輯刻雲南叢書處總經理、省通志館編纂、雲南文獻委員會主任、雲南國學專修館教員。一生從事雲南文化教育事業。正像他在十四歲自述（見續滇南碑傳集校補）中講的那樣：『生平所注重者四項：曰義理、曰考據、曰經濟、曰文章。』『一生事業，多在教育，雖有時職司行政，而擁皋比執教鞭之歲月歷時爲多。』以身立教，有感斯通，以『孔子以教不倦成仁，孟子以教育英才爲樂』爲銘，及門生徒以數千計。凡受先生言傳身教者，『或執教鞭，或投軍籍，或入政界商界，均能成德達材，用其所學，爲國干濟』（見續滇南碑傳集校補伯外舅秦璞安先生傳）。

璞安先生一生著述頗豐，主要有續雲南備徵志、滇文叢錄、明季滇南遺民錄、尚書郅說、論語郅說、孟子郅說、學庸郅說、滇南名宦傳、滇諫官傳、羅山樓文集、呈貢縣志、雲南歷代名人事略、名將事略等。其用二十餘年收集樂山先生雲南備徵志原刻本全書之功，亦不可沒。續雲南備徵志繫其任職輯刻雲南叢書處時所輯，收錄了樂山先生編纂雲南備徵志時所遺及嘉慶、道光至清末葉有關南中典故之佳作以及可記者六十六種，計一百餘萬言，彙爲三十二卷。該書與雲南備徵志同被收入雲南叢書二編，備徵志早已槧行，而續備徵志已寫成宋體字，待刻未印。

璞安先生編纂續雲南備徵志，一本樂山先生編纂雲南備徵志原旨，正如他在本書自序中講

的：『余謂紀載滇事之書，對於南中掌故，關係尤爲切要，惜乎代遠年湮，散失甚夥，今所存者僅千百之十一耳。故爲保存滇南掌故計，宜及時蒐羅彙編成帙，不惟多數舊籍藉以流傳，且使後之究心滇事者，既省搜集之勞，復獲考證之便，此浪穹王樂山先生所以有雲南備徵志之輯也。』樂山先生所輯雲南備徵志在道光戊子（一八二八）、己丑（一八二九）間，所收爲嘉、道以前有關雲南史料，且尚有應徵而未徵者。雲南備徵志成書距璞安先生供職輯刻雲南叢書處時已百有餘年，其間滇中多故，勘界、籌邊、通商、接電話綫、修鐵路，可徵者在。璞安先生步樂山後塵，盡愛鄉之力，博稽史志，旁及私家著作，將紀載滇事之書，盡力網羅，悉心甄採，或全錄，或節取，閱八個春秋，輯成是編，功績亦稱偉矣！

此次整理，以原雲南省立昆華圖書館（即原雲南省立國學圖書館，一九三一年改名雲南省立昆華圖書館，一九五三年改名雲南省圖書館）收藏的輯刻雲南叢書處所編雲南叢書二編待刻本（已通過審定並已抄成宋體字而尚未刻成版片者）續雲南備徵志待刻寫本爲工作底本，參考有關史志（已在各篇校勘記中述明）校勘而成。

底本各卷卷首均蓋有一枚『古晟秦光玉捐送』隸體條章（古晟即古呈貢，一如古越（粵）。萬歷雲南通志、正德雲南通志均載『漠漠池地，舊有呈貢，元初立呈貢千戶所，至元中改晟貢縣）和一枚篆體『昆華圖書館印』印記。

底本爲繁體字豎排本，今標點本經斷句後，排版仍依其舊。底本中原注釋性、附錄性雙行小

字，概以單行小字排版。對於底本中所收書籍，盡力查找他書進行對校，凡遇錯、脫、衍之處，或改動、或保留，均寫出校勘記附於各篇之末。今畧述梗概，如南疆逸史、西南紀事、明通鑑中出現的『囊木河』與『囊本河』，滇略、雲南山川志中出現的『判文山』與『判丈山』，雲南溫泉志補、滇繹中出現的『芴』『蝻』『佩』『嶠』諸字即是。對於底本中因避諱而出現的『弘治』寫作『宏治』、『玄宗』寫作『元宗』、『貞觀』寫作『正觀』等字，如卷二十四雲南勘界籌邊記潞江下游以東皆中國屬地考引皇朝文獻通考有『宏治時復爲孟養所有』，卷二十九滇繹上唐敕、雲南事狀有『唐元宗敕浪穹州刺史鐸羅望書』和『元宗册蒙歸義爲雲南王』，卷一輿地廣記有『唐正觀二十二年』，不作改動；對於底本中的異體字，如甯與寧、寧、寧、麻、歷與歷、曆、慙與慙、褒與褒、帀與匝、咩與咩、穎與穎、賔與賓、乘與乘、健與健、羌與羌、羌、爽與爽、塏與塏、醢與醢、矐與觀、駟與驅、燭與炒、柳與柳、思與懼、疢與疹、繇與繇、垂與垂、氈與氈、檝與楫、陡與陡、汙與汚、稽與稽、熨與熨、柔與柔、跳與逃、笛與筒、睂與眉、拏與拿、撐與撐、馱與馱、溪與谿、沈與沉、喪與喪、嶽與岳、臯與罪、兜與兜、莽與莽等，一概保留原字不變。對於底本中出現的因字形相近而誤的，如汎與汎、己與己、已、釜與釜、刺與刺、戍與戍、彘與彘、項與頃、傳與傳以及棘誤作棘、熨誤作熨、乘誤作來、迫誤作迫、援誤作緩、收誤作改、忌誤作忌、幘誤作幘、取誤作耿、裏誤作裏、斷誤作繼、遣誤作遣、勒誤作勤、圯誤作圯、卻誤作郤、烏誤作鳥等，則依據文義改正或寫出校記。對於底本中存在的通假字，如辨與

辦、辯，消與銷，埽與掃，猶與猷，常與嘗，陰與蔭，監與鑑，禽與擒等，亦不作改動。對於底本中不同史料因譯音而別的字，特別是人名、地名，如張虔陀與張乾陀，羅布司莊與羅卜思莊，岡德、戶崗與港得，蠻暮與蠻莫，勞偲伯理與勞腮伯用，八募與八莫等同名異寫，一概保持原樣不變；而對音誤且易引起異義的，如「武崗」寫作「吳崗」，「長、淮」寫作「長、懷」，「勁騎」寫作「勁其」等，則予改正。對於史料中存在的帶有明顯的民族歧視色彩，甚或有辱慢性用字用語的，如「苗匪」「猺匪」「回匪」「獠」「獠」「狃狃」「狃狃」「狃狃」「猺夷」「猺」「猺」「獠」「獠」「野人」等，都是作者在各自所處時代的產物，當然也就無一例外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爲了保持底本中所收史料之原貌，提供作者所處時代的真實信息，今亦保持原樣不作改動，諒讀者自能有分析地加以明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從中去探求雲南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

再如卷十二滇游續筆中所載宋寧州刺史燕君碑中，多有假借字及別體字，如爨作爨（中國名碑三種爨龍顏碑拓片作爨或爨）、紹蹤作紹縱、鉞斧作越斧、簪纓作振纓、九列作九例、采石作菜石、幢蓋作幢愷、班作斑、匪作逕、淵作捌、匠作近、驂弘作驂弘（名碑三種作「驂弘」，且下句有「驂紹」「驂暄」「驂崇」三人）、顯作顯、萇作萇等，今亦不作改動。旨在保留底本的書寫風貌，反映各歷史時期史料編輯的特色。

底本中部分書名冠有「圖考」「圖畧」「圖說」之詞，均因原書有附圖之故，然底本實祇有文而無圖，如卷十二中聖經室集所載雲南黑水圖考，卷十三、卷十四所載之滇南礦廠圖畧（原書

圖由東川府知府龍游徐金生所繪，共三十三幅。亦有原書亦無圖者，如卷二十三所載之滇緬劃界圖說（此文據皇朝藩屬輿地叢書錄入，原書亦無附圖）。

底本所收史料，有全錄者，有節錄者。全書錄入者如滇畧、滇南礦廠圖畧（省徐氏繪圖）、滇海虞衡志、滇事述聞、滇繹〔東陸大學鉛印本書前尚有孫樹禮、移山移主人（即袁嘉穀，字樹五，晚號屏山居士，石屏人。清進士，光緒二十九年，即一九〇三年經濟特科第一名，授翰林院編修，赴日本考察。回國後，先後任學部編譯圖書局局長、憲政館諮議官、實錄館纂修官、浙江提學使兼布政使。辛亥革命後回滇，歷任雲南鹽運使、省務委員、東陸大學教授等職）、王燦序及趙式銘題辭，書後有孫樹禮、夏光南書後及王家亮跋等。節錄者如補三國疆域志下、聖武記、林文忠公政書、庸齋筆記、光緒條約、西徵水道、宦滇存稿、新元史本紀、明通鑑、行朝錄、南疆逸史、明季南畧、水道提綱、擘經室集等。無論全錄、節錄，然都爲涉及滇事者，有些史料如行朝錄、南疆逸史、明季南畧，足備互補參證。

由於底本原編目錄過簡，一般只列出大目，爲了便於讀者閱讀和檢索，此次整理，依據底本所收書目內文所列出的小目，重新編排了目錄。

璞安先生編纂的雲南掌故之作，續雲南備徵志即將整理出版，它的出版必將與已經整理出版的樂山先生編纂的雲南掌故之作雲南備徵志，相得益彰。兩書共收錄各種記述雲南的史料一百一十四種（雲南備徵志四十八種，續雲南備徵志六十六種）二百餘萬言，從史記至清史稿，自

黃帝至清末，達四千多年，內容可謂富，時間可謂長。兩書的出版，爲深入了解和研究雲南古代社會歷史的發展，民族的演化，受內地先進思想、文化和生產方式的影響等等方面，提供了比較完備而可供徵信的史料，實是一件幸事。看點歷史，學點歷史，以延伸我們的思維，以借前車之鑑，以備繼往開來，這同樣是一件幸事。

李春龍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續雲南備徵志序

雲南備徵志一書，浪穹王樂山先生崧應總督阮文達公聘總纂省志時所輯。文達命提調查林先刊行而印本無多，咸同兵燹後，完書難得。呈貢秦璞安孝廉光玉零星收足，啓當事用活字板重印千部，近年叢書處復以鋟木，流傳寔廣，而璞安復爲續備徵志，成書三十二卷，諷古諄今，網羅宏富，足備異時修志之取材，與樂山先生同一用心，而其用力爲更勤矣。原夫樂山是書之輯，爲修志備徵，是通志視舊志爲宏富。成書強半矣，文達述職入京，巡撫伊里布公，不學人也，分纂黃巖、李誠駁雜而堅僻，每與樂山齟齬，巡撫復右之，於是樂山託嫁女辭歸不復來。李誠爲總纂，於樂山原纂多所改竄，草率成書，舛午複沓，樂山聞而發憤自刻所纂各門爲道光雲南志鈔以示別。文達返鎮，知而大戚，方擬再延樂山編訂，而內召入閣，遂不果。臨去，語代者：『新志難以進呈，姑名志稿，梓存以待後人重訂耳。』其時識者莫不慨惜。余聞先贈公所述原委如此。至咸豐、同治，滇亂幾廿年而後平。西林岑襄勤公再督滇，晉寧宋比部廷樞與五華、育材院長羅吉士瑞圖、倪知府藩建議續修省志，襄勤允之。疏陳，設局從事，閱八寒暑，糜數萬金，局中官紳先后屢易，多不得人，大率風塵俗吏，兔園學究，襪線猥材。局中以守道爲總理，兩山長副之，候補知府爲提調，而無總纂。總理不任筆削，擁虛名以束下；分纂各持意見爲撰述，無所

稟承折衷。總理既於分纂之優劣勤惰不甚別白，分纂則益輕總理。於是志在薪水者相率故怠，緩延歲月，黠者甚至希旨迎合，徇私納賄，行恩怨於其間。戎事、職官、人物諸門，多是非失實，而采輯之譌誤，文字之鄙冗，亦不勝指。光緒癸未，余與石屏許教授印芳下禮部第歸里，時襄勤督師駐越南，巡撫江夏張公凱嵩領志局，徵入局，余知難固辭。許入局未一月，會提調同知徐登瀛議改阮志體例，許爭之不得，商余條辨其紕謬，走佾上之襄勤，斥登瀛出局，事得寢。然總理糧儲劉道海鼇以登瀛其鄉人，方右之，心銜許，許遂巡辭出。未幾，劉道卒，許復入局，仍以同事多齟齬，復辭之永善校官任。許在局所纂戎事，上承阮志，訖道光末年，頗翔實有法，惜中道輟筆。其後糧道南海譚公宗浚爲總理，賢而有文，衆冀整理當一新，顧譚嘗從容語余，頗以簿書鮮暇，又未悉滇中近事，無能訂正，及未藏事而去，庶免列名其間。未久，果引疾去。其去固不僅緣此，然滇志之多疵，概可想見。襄勤回鎮，催促成書，余舉阮志前事諷之，故新志仍以志稿名。襄勤薨後，至崧蕃公督滇，遵義唐公炯爲滇礦督辦，將裁撤，籌彌補所虧，公帑無出，小入爲謀求崧蕃公，稱新志未善，應改修，唐能勝任，遂以修志存歟悉畀之。唐原借名，亦未能澈底釐正志稿，則姑集其黨徒，包認分纂，武斷割棄，取擷摭鈔撮者哀合之，別爲一書，寄蜀刊成以塞責，而志歟則挪移告罄。其書之得失，覽者能言之，尤不必論矣。余所目擊近年修志之原委又如此。嗟乎！一省之志，即一國之史，其爲書也，非通古今，具三長，眼明而心正者成之，不能以信今傳後，則亦徒費金錢，製覆瓿物而已。綜觀前後續修之往事，可爲太息者也。雖然，往

不可諫，來猶可追，則璞安踵樂山而輯爲此書，其備他日修志之考證甄錄者，爲益至大，固將寶書視之。承命作序，衰病荒落，何敢言文？而根觸宿懷，如喉鯁欲吐，斯撫實傾寫之，以示鑑戒，賈怨所不計，辭繁所不掇，庶幾省志之修有日，無蹈覆轍，以成信史，余之願亦璞安之願也。璞安倘亦有取於愚直之狂言？甲子八月趙藩撰。

續雲南備徵志序

竊嘗謂人之學問與其性情，一發於中，一見於外，相輔而行。性情所慕，有華有實；學問所趨，有文有質。文因華而生，質因實而成，故觀其學問，可以得其性情也。昔予主經正書院講席凡六年，呈貢秦君瑞堂肄業其中，踰十餘年。滇之書院，惟經正最後起，旋隨學制而改，瑞堂之肄業，蓋與書院相終始焉。其性情不好華而好實，其學問不尚文而尚質，予知之久矣。今君續雲南備徵志三十二卷既告成，屬予爲序。予惟鄉先正紀載滇事之書今猶存者，荔扉師氏之滇繫、樂山王氏之備徵志兩種耳。咸、同兵燹後，兩書俱燬。光緒間得師氏書重付梓，王氏書久不獲，幾佚矣。君苦心搜訪，初拾其殘，歷年既久，帙乃幸完。宣統初印行之，以廣其傳。君於王氏書抑何用意之拳拳哉？王氏書在當時固阮制軍、伊中丞稱為雲南大典故者，成於道光戊子、己丑間，距今將及百年。其中經迴紇之變，閱十八年乃平其亂，此亦一大典故也。且緬、越既潰其籬樊，由是而劃界籌邊，由是而互市開關，外交之文牘，中國之主權，輕重得失，有繫於滇而不僅繫於滇者，此又一大典故也。其他沿革廢興之政，鉅細雖殊，皆有關於志乘，君續纂之，可不謂王氏書之後勁耶？且君之書更有爲王氏補遺而訂墜者，越八寒暑成此大觀，洵不朽之盛業也，夫何閒然！吾聞樂山王氏，樸學之士，其爲人惻惻無華，其所著書喜詳覈事實，不喜辭藻之浮

夸。備徵志外有說緯焉，皆考據家言，非詞章家言，即吾所謂尚質不尚文者也。君性情與之同，學問與之同，所著書又與之同，孔子曰竊比老彭〔一〕，孟子曰尚友古人〔二〕，君於王氏實副斯言。前則搜其遺籍，今則成此續編，豈非聞其風而悅之，抗其心，踵其武，相與於無相與乎？予故樂而爲之序。乙丑春三月，通家生陳榮昌敬撰於翠湖舊廬。

校勘記

〔一〕孔子曰竊比老彭 見論語述而，原文爲『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二〕孟子曰尚友古人 見孟子萬章下，原文爲『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續雲南備徵志序

滇爲西南奧區，開闢二千有餘載，史記列傳言之最詳，蓋史公南畧印、笮、昆明時所得躬見之，手書之。班、范據之而遞增，蓋得之元封、永平郡吏之冊報，而王褒、楊終、應劭諸紀載，不無取焉。譙周、陳壽、司馬彪、常璩、沈約、蕭子顯、崔浩、李延壽、魏徵，皆文雄也，或修官書，或撰私史，或廣異聞，於滇事殷殷致意。唐、宋作者，如樊綽、袁滋、徐雲虔、何光遠、司馬光、歐陽修、孫光憲、范成大、馬貴與之所著，義必堅，詞必塢。惜乎明、清以降，喜新說，貪瑣屑，工埒會，朱紫相混，真贋倒置，反使承學之士，墮入五里霧中，莫由得古滇真相，此樂山雲南備徵志所由作歟？樂山原書，兵燹散佚，吾友秦君璞安先後訪集，獲成完璧，近又博考古籍，旁搜新著，補原書所未備，都三十二卷，較之原書，洵稱合璧。嘉穀忝居同研之末，常以滇學相砥礪，心心相印，豈在文章？退而著書，聊待來哲。感君下問，往往以壤流之末，助成泰、華、河、海之觀。拙著滇繹，蒙君採入，亦知芳林一櫟，恐為君書之累，然愛滇微旨，或不為大雅所棄，我之心，亦君之心也。嗟乎！山川如故，時會常新，今日之滇，豈猶是跨治交、揮，進取鐵橋之滇乎？荔扉滇繫，不啻舉光、宣後患先於乾、嘉預言之，倘有師其意不襲其迹，述其學更進其識者乎？則以樂山之考據，兼荔扉之政治，斯不負君繼往開來之宏編，亦庶幾慰區區丹鉛之素志也夫！

民國第一丁卯展重陽，石屏袁嘉穀序於九龍池北課經亭。

續雲南備徵志序

當前清光緒辛卯，貴陽陳崑山先生在兼護雲南鹽道任內，會同藩司詳請督、撫奏咨創建雲南經正書院，第一次考選高材生，余倖與選人院讀書，獲與先後同學諸君晨夕聚處，日以道義學問相切劘。諸君皆發揚蹕厲，天才遠出余上，就中性質最高明者莫如石屏袁君樹五，其最沈潛者莫如呈貢秦君璞安。兩君學行與一切事業成就，各有不同，惟其愛鄉愛國則同一，情真理摯，求之同學，罕有其匹。袁君篤嗜趙州師荔扉先生所著滇繫，謀補綴之，於是有滇繹之作，及續刻雲南叢書之運動。秦君篤嗜浪穹王樂山先生所纂雲南備徵志，既搜獲原本重印於學務公所圖書科矣，復採輯樂山以後雲南要事及其所遺漏者，哀集鉤稽，多歷年所，編為續雲南備徵志，斷至清末，成書三十二卷。余自愧疏拙，對於鄉邦文獻，除先後謀印景東程月川先生遺集，與校印彌渡李菊村先生著作，各附入雲南叢書外，其他寡有盡力。近頃秦君將梓其續雲南備徵志，索序於余，余乃畧敘袁、秦兩君搜討之劬與其同學關係以答秦君，並質袁君以為何如也？民國十三年九月，錢用中。